

安納德短篇小說選

侯浚吉等譯



安納德短篇小說選

侯峻吉 茅於美 譯
顧化五 諸 成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Mulk Raj Anand
Reflections on the Golden Bed and Other Stories

本書根据 Current Book House, Bombay 版本譯出

安納德短篇小說選

〔印〕安納德著

侯洩吉 茅於美 顧化五 諸 成譯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廣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755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張 9 3/8 插頁 1 字數 205,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价(6) 0.95元



作 者 像

目 次

人不如猴.....	(1)
雞与牛的故事.....	(9)
香蕉树.....	(19)
絞刑手的罢工.....	(24)
签字.....	(33)
系繩事.....	(46)
农学家.....	(58)
甘露.....	(71)
南娜.....	(80)
金床上的回顧.....	以上侯浚吉譯 (87)
傳說.....	(99)
搖籃曲.....	(110)
鞋匠与机器.....	(115)
克什米尔牧歌.....	(126)
忏悔.....	(135)
兩位拉姆夫人.....	(143)
挑撥是非的人.....	(151)
馬哈德季与巴挂第.....	(160)
戶口簿上没有名字的人.....	(168)
皮靴.....	(176)

籠中鸚鵡.....	(182)
跟一个克什米尔人談話.....	(189)
探監.....	(196)
在边界上.....	(203)
浪子.....	(214)
老鷹和鴿子.....	以上茅於美譯(221)
理发师工会.....	(227)
国王和龟.....	以上顧化五譯(238)
站崗.....	(253)
巴波·菩拉基·蘭姆.....	(260)
告发者.....	(272)
彩票.....	上以諧 成譯(277)

附記.....	(290)
---------	-------

人不如猴

跟咱们国度里的很多贵人一样，拉依许华·劳王爷——中印度黑纳门波的地主老爷，对他老祖宗的家系可说是骄傲极了。咱们里的贵族们，多半把他们的祖先追溯到日神啊，月神啊，印度教中三亿三千万的男女神道之一啊，或者只要追溯到上古的帝王英雄，也就心满意足了。这位黑纳门波的地主老爷却替他的家系抹上了一点摩登味儿。他是黑纳门波的第一号公民，又是这镇上最最古老的家庭的后裔，当然罗，这个事实使他府上老早就宣称：他们的祖先就是猴神黑纳门；这位神道曾经帮助神王罗摩，打败了诱拐罗摩妻子息妲的浪卡魔王拉温那①。不过，拉依许华·劳王爷在包加洛勒的一所大学的理学院耽过，深受达尔文和斯宾塞②的影响。所以，一等他成了年，登上世袭的宝座（他七岁时父王晏驾，由宫廷中的一群监护人抚养成人），他就发表了一篇历史性的告示，这篇告示，大可以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年鑑中的最重要的格言。他说，根据达尔文的学说，人都是由猴子传下来的，由于他家早已宣称是猴王黑纳门唯一的直系子孙，所以，他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家族，这样，那个消失在进化过程中的“失去的环节”③也就有了着落啦。

这位年轻的王爷登基时，在他的宫廷里观礼的，有他的皇亲国戚，有封建主，有田庄的管理人和官员，有尼柴④殿下——他是黑纳门波的大君主——的代表，还有这个小王国里的衰衰臣

民。不用說，差不多在他所說的每一句話的末尾，他們全都鼓掌歡呼：“拉依許華·勞王爺萬歲！”尤其是，當他進一層闡明達爾文主義的時候，他們更心醉了。還有，當他告訴他們，可以把類人猿從樹上弄下來，教它們立得筆直，這時，他們對於科學所完成的奇蹟，簡直驚嘆不已，對於他們主人的智慧，也是敬佩得五體投地。拉依許華·勞王爺接着告訴了他們的那個預言，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觀！……他說，將來很可能在軍官學校里訓練黑猩猩，教它們學兵士的模樣，筆挺地站立。這樣，更多的血液可以流到它們的腦門里，它們的神經系統也就發展得更加精巧。這麼一來，頭腦加大，感覺也愈加靈敏，那些猴兒就會達到一般兵大爺或莊稼漢的智力，大可以代替那些頑劣不馴的士兵和泥腿漢了。

這個預言公布後，响起了一片喝采聲，可是，聚集在加冕典禮接待室附近的人們，却還沒有充分理解到這個“人類智慧姿勢論”的含意。不過，等這位王爺的話快說完，又來了一個宣告，它的意義就相當清楚了。大家聽到拉依許華·勞王爺說，從今以後，他要把他王國里的一半田園劃給猴兒們，這樣，它們可以跟人享受同樣的待遇，用五谷好好的喂養它們，慢慢兒訓練它們跨過那根人獸之間的界綫，即使在遙遠的過去，他自己的祖先也

① 這個著名的傳說出自印度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大意是：奧杜雅的太子羅摩娶了維弟哈的公主息妲為妻，回國後，因他父親的另一個妻子希望自己的兒子繼承王位，向國王進讒，羅摩遭放逐；十年後，羅摩的妻子維維蘭島浪卡的賢王拉溫那擄去，羅摩借猴神黑納門的幫助，把息妲救出，返國後被國人擁戴為王。

② 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國哲學家。

③ 失去的環節：指人猿與人之間的一種想象的動物。

④ 尼柴：印度最大的土邦海得拉巴君主的稱號。

得在进化史上跨过一个阶段，才能变成人呢。

这个公告发表后，竟沒有人鼓掌，也沒有欢呼声。因为那些来观礼的庄稼汉的眼前，顿时呈現了辛酸日子中的令人沮喪的惡兆，那时候佃戶們既要被榨取地租，又要負担地主的其他勒索，差不多快要累垮了。这些农民来到这儿，原是想听听这位新主人的話，希望这位据說已讀到学士程度，而且是尼赫魯的信徒的新主人会大发慈悲，宣布免掉田租的未付尾数，免掉債款的利息，还会把未耕的荒地分配給穷人。不料他們听到的，却偏偏是要划出一半田園，給猴兒們去逍遙。

不过，大家都这么想：这是这位年輕的王爷跟大家鬧的惡作剧；因为，据說，他并不喜欢說大話，尽說些办不到的諾言。

不幸得很，拉依許華·勞王爷的話发表后，却繼之以一些行动，这使大家的心头不能再有疑惑了，他确是說得到，做得到。

他真的把那一年饱受风沙灾害的粮食分出一半，儲藏在谷仓里，留給猴兒們享受，周围几哩內的猴儿全給吸引来了，它們在鄰近一所沿河的、据說是加里女神时常出現的廢弃的宮殿里安頓下来了。不久，当季节风象一个爱发脾气的小姑娘家的性子，先远远地躲开大地，然后勃然发出阿姆拉巴利神年輕时那样的狂怒，而向大地猛烈襲击时，所有的佃戶都只好挨餓了，尤其是那些被沒收了粮食的人家。

拉依許華·勞王爷对祖宗們的孝順，还有他所提出的那个“人类智慧衰勢論”，真叫庄稼汉們倒尽了霉。他們餓眼昏花，目击成百上千的猴儿吞食好粮食，还見到它們慷慨大量地散給鳥兒們共同享受，而他們自己的女眷却在唉声叹气，狠狠地咒罵王爷，甚至他們的孩子們也在流眼泪，痛恨那一代又一代的暴君的蹂躪；他們自己呢，向来就是說話軟声軟气，同时認為猴兒們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在希列·拉姆·蔡达·印·瑪哈拉佳攻打拉克欣薩王拉溫那^①的战争中，组成了那支神圣的军队的，正是这些牲畜的老祖宗。所以，他们只好那么驯良、悲惨，哪怕他们中间有些人快饿死了。

于是出现了一个新奇的局面，大家看到猴儿们几乎笔直地坐着，它们的肩膀后仰，下巴缩进，也许由于吃得饱胀（就算不是因为给予它们那种特权和地位的缘故），它们的智力也仿佛已经成熟了；而那些人呢，那些庄稼汉呢——他们从前虽然时常把它们从自己的地里和住所赶走——现在却把脑袋埋在手心，蜷缩着，或者俯伏在地上，筋疲力竭，成了猴儿们的那种失魂落魄的姿势了。

于是，在这种僵持的局面中，形势似乎很明显，那些猿猴正在进化，而人类却在逐渐堕落了。因为，那些猴儿不光越来越仿效直立的姿势，连生产手段的所有权，下一期播种的种子，也在拉依许华·劳王的命令下移交给了猴儿们了。

不过，在这个阶段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终于决定了究竟是谁的身体将变成怎样一个姿势，同时也澄清了进化和退化的过程。

一个年轻小伙子——农民泰珂的儿子高帕尔，正在王爷谷的院子里扫集一些散落的谷粒，准备拿回家去，一只兇恶的猴子咬了他的右手，咬得流血不止。

如今，在黑納門波的年轻人中，对猴儿们的敬意快要化为烟云了。而且，随着这种虔敬的消失，又面对着猴儿劫掠了人类必

① 希列·拉姆·蔡达即罗摩：印度教信徒因崇拜黑納門率领猴子帮助罗摩打败魔王拉溫那，故对崇拜黑納門特别尊敬，也就认为猴子是神圣的动物。

需的谷物，他們馴良的性格也丟得无影无踪。于是，人猴之間經常发生冲突，大家用石子和磚頭攻击各自的仇敌。

开头，田庄上的老人們还受着年深月久的信念的影响，認為猴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袖手旁觀，甚至还責备自己的儿子，說他們不該得罪神王罗摩的子孙。但是，接着他們发现那些年輕人竟在那狠毒的猴子的爪下流着血。于是他們也参加了战斗，把猴子从谷仓里赶走，赶进近郊的一块地里，再把它們驅逐到王爷的宮殿里。

拉依許华·旁王爷听到他的堂兄弟們——那些猴儿——在乡下佬的手里給杀得大败而逃时，他怒火冲天，把村子里的巫师潘迪特·哈里·达斯叫了来，要他击鼓宣布，凡是欺負猴子，欺負那些协助希列·拉姆·莫达打败魔王拉温那的黑納門神的圣裔的，就被宣布是一个賤民，一个“不可接触者”。

老农民害怕被逐出教門^①，退却了，猴子們又重新获得了谷仓的控制权。

不过，胜利的滋味、家中难忍的飢餓，使村子里的小伙子們热血沸腾，足以抵擋宗教的感情和野兽的蛮力。他們把一整垛磚牆都拆下了，用这些磚块当做彈药，下雨般向猴儿們扔去，直吓得猴子們跑掉一半，躲附近的树林子里。

拉依許华·旁王爷听到战斗还在繼續下去，就率領他的警察和宮廷侍从来到戰場，用棍棒和左輪枪驅散了这些年輕的庄稼汉。

① 印度教除婆罗門、刹帝利、毗舍、首陀罗四大种姓以外，还有所謂“外种姓”(Outcaste)，即所謂賤民种姓，不可接触者。他們被剥夺了政治、經濟和进入庙宇等宗教权利。其他四大种姓的人如被降为賤民，即所謂出教。

在咱們的老鄉中間，害怕警察是根深蒂固的，誰也挨不下一頓包着鐵頭的棍棒啊。猴子們又回到了谷倉。那些莊稼漢呢，不論老头兒和小伙子，全給鎮懾住了。

村子里平靜了好幾天，但這是墳墓里的寧靜，那些最老的老頭和最小的孩子，受不了營養不足的磨折，接二連三地咽了氣。

有些莊稼漢在村會里碰了頭，決定要去見見這個發了瘋的王爺，把由於他那奇怪的論點而引起的這場苦難和絕望告個結束。但是拉依許華·勞心如鐵石。他說，他已經打定主意，遵照聖雄甘地的教導，要使猴兒和人類象弟兄一樣的生活；他還下了命令，沒收田莊上一半的產物，因為他相信，這麼一來，就可以把羅摩王請到他的王國里來，何況還可以證明一個新的科學理論，可能對人類有數不盡的好處。

請願的代表們離開後，這位年輕的王爺覺得，要是一味照他自己所說的話做去，未免太過火了，良心上也有點不寧。懷了這種情緒，他甚至想接受報紙上美國人的變易，他們肯出一筆好價錢收購猴子。他差不多就要坐下來寫信了，他要給美國政府一份特別备忘录，告訴他們怎樣把猴子訓練得可以模仿西點軍校①軍事操練的姿勢。偏偏他那不爭氣的英文不聽他的使喚。

末了，農民泰珂的兒子高帕爾，這位在黑納門波直接引起鬥爭的闖禍人，想起他在課本中讀到的一個故事，那故事的寓意是：猴兒們雖然聰明，却是看人學樣。於是他跟村里的小伙子們商量，要把故事中的教訓應用一番。

他們憐惠理髮師的兒子從他爸爸的袋子里拿來了幾把剃

① 西點軍校：美國最大的軍事學校。

刀。一把剃刀丟給谷倉院里的猴兒們，另一把由高帕爾自己拿着，動手刮起臉來，特別在咽喉上做了個使勁一拉的姿勢，然後把剃刀交給身邊的伙伴，要他按照他的模樣重複一遍。

院子里的一頭猴子依樣畫葫蘆，仿效高帕爾的手法，當場倒下，斷了氣。第二頭猴子模仿第二個孩子的動作，在咽喉上猛然一拉，也送了命。於是第三頭，第四頭……這個假裝自殺的簡單公式由村子里的小伙子們連續地表演，再由那些具有看人學樣的天才的猴兒們如法炮製（也為了這種天才，才引起拉依許華·勞王爺的雅興，創立他那神秘莫測的理論），這位青年王爺的堂弟兄就大批大批地倒斃在院子里了。

黑納門波的那批膽小的老头兒，眼看到猴子敗在自己孩子的手里，這出奇的景象鼓起了他們的勇氣，也跑了來，把谷倉搬得一空，還裝模作樣的彷彿是他們贏得了這場勝利。

猴子的殘軍退入王爺的宮殿，它們舉行飢餓罷工，要等谷倉歸還給它們才肯罷休。

面對着村上這批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拉依許華·勞王爺束手無策了。

於是，早先的那個靈感又重新掠過他那瘋了的頭腦：他一定要打一個電報給美國，把那批可供實驗用的猴兒作價出售，好賺回一些美元來，因為，似乎毫無疑問，那些佃戶一定會把他趕出他的莊園。

說來也真奇怪，他的開價竟被接受了。而且還有更妙的呢，維吉尼亞大學①的一位生理學家發現拉依許華·勞王爺的訓練猴兒直立的理論，竟跟他自己的推測不謀而合，他也預測到，能

① 維吉尼亞大學：美國一所大學。

使类人猿担当僮仆和管事的差使。所以，不久就設置了一个獎學金的名額，好讓这位年輕的地主兼貴族到新大陸去，繼續貫徹他那“人類智慧姿勢論”的研究。

雞与牛的故事①

肯加拉山里有这么一句諺語——碰到洗衣夫种姓的婆罗門②、淫蕩的女人和黃色的野狗，你得赶快避开才行。

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諺語时，就体味到后面两句話的真理，因为，我在沃雷加村的时候，曾听到过坏女人坑陷人的可怕的故事，而且我小的时候，也被野狗咬过两回。不过，我虽然知道洗衣夫种姓的“外种姓”中还有“支种姓”，却不知道那个种姓中的最高人物是些婆罗門，不是吗，印度教徒中穿着最干净，吃得最好的也是些婆罗門啊。我問我的父母，为什么洗衣夫种姓中也有婆罗門呢；但是，由于我的父母秉性高傲，具有我們刹帝利（战士）这一种姓的人民的特色，再加这第二个种姓的弟兄們对那些高高在上的法师有着世仇宿恨，我的父母就含糊其辞地打发掉我的問話，說：“哦，所有婆罗門都是狗，貪吃的狗，只知道在我們祖先的忌日上狂吞大嚼！”可是我对于洗衣夫种姓婆罗門的問題却爱寻根究底，我曾經向其他村民詢問过，但都沒有得到任何适当的解答。

最后，我找到一个机会，把这个一直教我納悶的問題向蔡容大叔請教。蔡容大叔呢，本来就是一个有問必答的人物，不管自己知不知道答案，他給我講了一个“雞与牛”的故事；这些年来，这个故事一直印在我的心头，磨灭不了。当我把蔡容大叔所說的“雞与牛”的故事告訴我父亲时，他微笑着說：“你从蔡容大叔处

能盼望到些什么啊，只有那些‘雞和牛’的故事！”我抗辯說，这个“雞与牛”的故事，是千真万确的呢，他馬上告訴我，所謂千真万确的“雞与牛”的故事，是根本沒有的。因此我決定，为了对蔡容大叔表示公道，为了替他剖白名誉，总有一天，我要把他告訴我的这个千真万确的“雞与牛”的故事写在紙上。情形就是这样；这位天才說書家对我講的故事，差不多一字一句都在这儿；

“孩子，我們村子四周尽是些不見天日的森林，在那森林里，只有野兽悄悄地到处閒蕩。住在那儿的人，比野兽还要兇猛。也只有我們这个村子的山溝里，在我們开垦的这片田地上，才显出一絲光亮——”

“但是咱們村子是够亮的啊，”我插嘴了。“眩眼的阳光那么可怕，午后誰也休想跑出去。”

“噢，你这个傻瓜，”蔡容大叔回答，有点儿不耐煩了。“我說的道理要深奥得多呢，你这一輩子对太阳看清楚了沒有？你会說，太阳嘛，只是一大团光啊。不过，要是你再仔細些儿瞧，你就会找出太阳上也有漆黑的斑点。这是同样的道理，我的小傻瓜，我們村子中間那片开垦地上的光亮，也只会比森林里的稍微多一点罢了。”

蔡容大叔这种淵博的智慧，叫我啞口无言。我着迷地听下去了。

“在籠罩我們村子的半黑暗中，人的灵魂也遮上了七层幻覺的面紗，这些帷幔也是分等級的，有些人的眼前七层全遮上了，

① 意即荒誕不經的故事。

② 印度有四个特种种姓：婆罗門（僧侶），刹帝利（武士），毗舍（商人），首陀罗（工役），此外还有所謂不可接触种姓，一切最劳累的工作大多由这一种姓担任。

別的人六層，還有的四層，三層，兩層，一層。只有我沒有面紗，所以他們稱我是諷刺家！——”

“諷刺家是什麼？”我問。

“啊，如果你老是這麼打岔，你那洗衣夫種姓的婆羅門問題，我可沒法回答了。你知道，我壓根兒跟他們大伙都不同。諷刺家是一句罵人話，正象他們稱呼我是‘百曉信’一樣！相信種姓制度的人，大多數是行屍走肉。他們只是東擺西搖，活象所謂命運之神手中的一些木偶……他們昏昏沉沉地走路。昏昏沉沉地講話。連睡覺也象死了一樣的。他們由於習慣，干着這些事兒，跟死人差不離，却自以為活着，實際上他們是死了的啊。他們是在朦朧昏暗中呢。但是他們自信，跟你剛才相信的那樣，以為我們是活在燦爛異常的陽光中。”

“你談到太陽上的黑點，我同意你，大叔，”我給自个兒申辯說。“那你為什麼要把我跟大家扯在一起當做傻瓜看待呢？”

“哦，孩子，別難受啦，”蔡容大叔又在我腦門上輕輕地拍了一下，使我安心。“你是一個跟我一樣的戰士。你向人們問得出這麼一個棘手的問題，憑這一點，就表示你是一個戰士。你那活躍的靈魂，跟所有自認為聰明的笨伯們的死靈魂是根本不同的。黑暗的影子已在促使他們凋謝，面紗遮蓋了他們的思考，然而，他們自高自大，死命地抱住那面紗不放，還要擺出復仇的姿態，跟象我這樣的人作對。不過我說的是真話，我們再談下去吧。”

“我相信，大叔，你讀過一些聖書吧。”

“我一輩子沒碰過一本，”蔡容說。

“那一定的，”我說，“所以他們稱你是魔鬼——無信無義的異教徒。”

“稱我什麼都行，”蔡容大叔說，“不過，要是你想知道關於洗